

最近一次见到江珊，是在何冀平编剧的话剧《德龄与慈禧》中。52岁的江珊演的是70多岁的慈禧。她的一些粉丝带着对杜梅的印象走进剧场，却在她一开口的瞬间，懵了

## 江珊：归来依旧是佳人

本报记者 陈熙涵

提到女演员江珊，很多人的记忆便会回到《过把瘾》。在上世纪90年代，江珊可以算得上是女明星里的“顶级流量”。1993年，她和王志文主演的《过把瘾》是那时的爆款：晚饭后走在小区楼道，你会听见杜梅和方言的对话从每家每户传出，整座城市的美发店几乎都贴着江珊大波浪头的海报，没有几个人不会唱《糊涂的爱》，而江珊则成了很多小伙儿的暗恋对象……

《过把瘾》使王志文和江珊一夜成名，但出道即是高峰的江珊，却并没有从此驰上人生的快车道。在经历了话剧《离婚了，就别再来找我》风波后，江珊“消失”了一段时间。偶而听到她的消息，却再无当年的风头。再后来，她离了婚，一个人带女儿去大洋彼岸的美国陪读，做一个谁都不认识的家庭主妇，这一做就是十多年。

走的时候，身边朋友都反对，连她的老父亲都看不下去，说：“你不演戏啦？你是多好一演员！”但她没改变离开的决定，而是把父亲的话记在了心里。

这些年，有头脑的江珊徐徐规划着时间，既完成了自己想给女儿的陪伴，又给了自己真正沉下来的机会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开启人生下半场的江珊，带着更多对生活的体会回到了聚光灯下。

走，是容易的。但并不是每一个离开过的人，都可以再回到舞台上的。



### 归来有惊喜，演活一个不同凡响的慈禧

最近一次见到江珊，是在何冀平编剧的话剧《德龄与慈禧》中。52岁的江珊演的是70多岁的慈禧。她的一些粉丝带着对杜梅的印象走进剧场，却在她一开口的瞬间，懵了。时光流转，当年那个千娇百媚的小作女不见了，站在舞台上的江珊就是一个气场全开的女王。其实，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江珊是实打实的科班出身，还没毕业就被选中出演曹禹先生的代表作《北京人》，此后的演艺生涯中，她还主演了《俄狄浦斯王》《守岁》等话剧，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。

在中国演艺圈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中年女演员如果有机会演慈禧，都是一个演技大考的时间点。有刘晓庆、斯琴高娃、吕中、奚美娟等人的珠玉在前，江珊的压力可谓不小。在北京保利剧团的舞台上，江珊穿着旗人的“花盆底”，“哑当”一声摔了，一刹那正巧暗场，她连人带妆被架到了侧幕……一阵钻心的疼从脚踝处扩散开来，她的眼前出现了童年……她从小便跟着父母“混”在剧场，舞台上有着她熟悉的味道。一次躲在侧幕看戏，也是差不多的位置，看得入神，手里咬了一口的苹果在众目睽睽下滚了出去，一路“咚咚咚”滚到了舞台中间。就此，她被剥夺了站在这里的特权。

从侧幕到台口的这段路，说长不长，而现在却又一次成了横亘在江珊面前的难关。当下，她说什么也要迈过去。舞台上是没有时间迟滞的。没疼够，灯又亮了，江珊踩着“刀子”走了出去……

从当年的《天下第一楼》到《德龄与慈禧》，何冀平的剧本之精妙屡

屡超出想象，在她笔下每个角色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中。江珊演的慈禧是宫中头号的人物，旁人仰其鼻息过活，看似最是风光自在，但她得到的信息总是经过旁人层层过滤。她希望相信人、依赖人甚至可以去爱人，又害怕被架空后一朝君臣倒置，反被奴才拿捏。

事实证明，江珊是极聪明的。三流演员演皮毛，二流演员逞霸道神情，而一流的演员抓住的是人物的“魂”。30年前一鸣惊人的“杜梅”，江珊抓住了泼辣小护士的“作”；这次演慈禧，江珊则抓住了这个人物身上的阴晴不定与气定神闲：特别是台词，她一张口，那种即便是拉着你的手说着体己话，也根本摸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的感觉全出来了。不少人认为江珊版的慈禧极为人性化，欢喜宜嗔，但又不失上位者的权威与深沉，尤其是与荣禄还有与光绪帝的两场对手戏，一场是从语带戒备的试探到体己话层层递进；一场是从母子温情到剑拔弩张，人物几乎没有外部动作，全靠台词来展现一系列内心戏。江珊的眼睛也特别有戏，慈禧一出场几乎都耷拉着眼皮，有人在边上惹了她不快，就抬起一半眼睛瞥一眼，而当德龄为她念报纸时，她突然眼里有了光，出现了好奇。她可以在气势上压倒性地斥退光绪，也可以在荣禄死讯传来时，短短几秒在眼神中出现灰败。在祭奠荣禄时，那一声“荣禄”，充满了慈禧身为一个女人和身为一个国君的撕裂感；人物哭中带笑，狠里藏柔，梗着脖子又颤抖嘴唇，一刻绝望一刻任性的复杂性，被江珊演绎得丝丝入扣。

### 她的出彩，总让人感觉情理之中，似又在意料之外

她的出彩，总让人感觉情理之中，似又在意料之外。业内，把这样的人称为角儿，观众也愿为这样的演员买单。这种突破模式化的表演，是你不知道，她的下一个作品又会以怎样的形象示人，而无限的可能性，就是一个演员通往大家的必经之路。

在今年的热映片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中，江珊的表演再次突破了人们的认知。她在《白昼流星》一章里出演田壮壮的老伴“刘婶”，形象上灰头土脸，身材发福，不仔细分辨都认不出这是漂亮的江珊，而她面对两个犯错的小孩，攥紧地上拾起的一叠钞票那个怒其不争的眼神，却分明还是那个江珊。

在演戏这事儿上有天赋，但在琢磨演技这事儿上没有天赋——江珊就是这么定义自己的。让江珊特别骄傲的是，她是从中戏八七级表演班走出来的，这个班里群星闪耀，人才济济。胡军、徐帆、何冰、陈小艺都是她的同班同学。然而，她的同学却对江珊有天赋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。上学时排表演作业，何冰“点灯熬油”写本子，江珊却在外面玩儿，临交作业前她找到何冰，央求和他搭伙儿，“上台表演通，老师夸的永远是江珊，把

我们气得哟”，何冰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说到这段往事还很酸的表情。

江珊好友、演员陈小艺也提到，上学时江珊学东西特别快，“比如打排球，之前从来都没接触过，一会儿就学会了，但是学了六七成了，她就换另一样了”，江珊把这种个性概括为“散漫”，这两个字背后的具体指向是：不一定要出人头地，混出个什么来。

这种“散漫”也带给她过苦恼。大二那年，江珊的班主任亦民（濮存昕的父亲）找她谈话，指出她的表演虽好，但远远到不了一流。这番话让江珊有点崩溃，并因此萌生了退意，“我说我不学了，重新复习一下，去考外语学院”。好在后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复排话剧《北京人》，江珊被选为第二女主角素芳的扮演者，那部戏演了30场，在导演夏淳的指导下，江珊渐渐坚定了演戏的信心。

直到现在，她也觉得演员是一个很大部分取决于天赋的职业。“我仅有的聪明和天赋，好像都用在演戏上了。”她们班有特别用功的同学，演戏会给人物写好几页的小传，但江珊从来不是这样的人。回想拍《过把瘾》的那段经历，江珊可以说上好多个“没想到”：成为杜梅没想到，会火更



在江珊和王志文第一次合作的电视剧《过把瘾》(下图)之前，国产影视剧里似乎还从来没有这样的女主角形象，江珊曾带给一代人的美好记忆，就像《庐山恋》中第一次说出“我爱你”一样震撼。《过把瘾》之后两人多次合作，其中就包括2011年播出的电视剧《人到四十》(左图)。



话剧《德龄与慈禧》中，五十二岁的江珊(右)演七十多岁的慈禧，当年那个千娇百媚的小作女不见了，站在舞台上的江珊就是一个气场全开的女王。



### 出了名的爱笑和出了名的糊涂

江珊的随遇而安用现在的话来讲是散淡，说得不好听一些，就是不求上进。在她的人生中，有那么多次站上人生巅峰的机会，但是她从来都是那个不会伸手去够的人。当年，一首《梦里水乡》被她唱红后，无数人找她录歌，但在后来那段时间里，她却特别抵触唱这首歌，不仅拒绝所有邀约，就连朋友去卡拉OK唱歌时点，她也翻脸。

这首歌的成功给她带来的是另一种巨大的变化，拿奖也让她很高兴。高兴吗？高兴。但能更高兴吗？不能。因为“一些东西已离自己越来越远了，包括第一次唱它的时候的心情。”

谁也没想到，时隔多年江珊会以歌手的身份站在《跨界歌王》的舞台上。当她迈着猫步，贴着猫毛唱起音乐剧《猫》的著名选段“Memory”时，仿佛穿越到了“百老汇”。事后，有人说江珊参加的那期是《跨界歌王》开播两季以来最精彩的一期。一般专业歌手都挑战不了这么高难度的音乐剧，演员江珊却做到了。而尝试音乐剧，其实是江珊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，说起爱音乐的程度，江珊直言：“我可以一年不拍戏，不会难受，但是能让你我的生活里没有音乐，我就会觉得这一天不对劲。”

有人说她是演员里唱歌最好的，唱歌的里面演戏最好的，但她自己却并不以为然，江珊说过，

“音乐一直是我信守的东西和最大的爱好，有时候接送我女儿，我们两个也会跟着车里的音乐扯开嗓子吼两句。”

在美国的生活，江珊从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到褪下所有光环、彻底地成了一个平凡的主妇。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，准备早饭和女儿的午饭便当，然后开车送女儿去学校，中午开始煲汤、准备晚餐，剩下的时间，她都用来读书和看戏。熟悉她的同学都很吃惊，那个曾经睡得天懒觉睡不醒的人，为了女儿竟成了一个作息如此遵守铁律的人。

长着一双笑眼和一对梨涡的江珊是出了名的爱笑，也是出了名的糊涂。圈内好友都觉得江珊笑点特别低，看个综艺节目能笑到直不起腰来。为了成为一个稍有头条理的人，她也做出了一些努力。比如，她听取朋友的意见，准备了一本备忘录，把所有事情都记在上面，结果到了最后备忘录却找不到了；又比如，她把所有的密码记录在手机里，可临了临了，手机的开机密码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有一次，江珊和朋友一起吃晚饭，然后去赶晚上11点的航班。结果，到机场才发现，机票是早上11点的，飞机早就飞走了。

佳人如今又归来，归来依旧是佳人。或许，就是这样的性格，才能让江珊在50多岁的年纪，依旧保有着一个少女一般的状态。